

意大利文学大师

莫拉维亚

作品

爱情的死亡和灵魂深处的恶魔
让她成为被欲望驱使的女人

[意]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著
Alberto Moravia

安 芳◎译

La Romana

罗曼女人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意]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Alberto Moravia

罗马女人

La Romana

重庆大学出版社

Copyright©RCS Libri S.p.A.—Milano

Bompiani 1947—20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女人 / (意) 莫拉维亚 (Moravia, A.) 著; 安芳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9

书名原文: Woman of Rome

ISBN 978-7-5624-7601-6

I. ①罗… II. ①莫… ②安…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61036号

罗马女人

(意大利)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Moravia, A.) 著
安芳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佳熙 版式设计: 龙珊珊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刷: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940 × 1360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343千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601-6 定价: 42.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第一章

我十六岁时，已是个真正的美人儿了。我长着一张标准的鹅蛋脸，鬓角略窄，下方稍丰；一双狭长的大眼睛，眼神温柔；鼻子与额头形成一条垂线；大大的嘴巴，美丽的嘴唇丰满红润，一笑就露出两排整齐的皓齿。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得很像某个当红的电影明星，于是就照着她做头发。母亲说我的脸蛋够漂亮了，可我的身材还要好看不止一百倍。她说全罗马也找不出像我这样的身材。

那时，我对自己的身材并不在意；我觉得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就足够了。不过现在，我必须承认母亲说得对。我的双腿结实笔直，臀部曲线优美，背部修长，细腰宽肩。我的小腹一直比较突出，肚脐陷得那么深，几乎都看不到了。可母亲说这是锦上添花，因为女人的腹部就应该是鼓鼓的，不能像现在时兴的那么平坦。我的胸部也很丰满，就是太坚挺而有弹性了，都不用穿胸衣。我曾抱怨它长得过于丰满，母亲却说它非常美，还说现在的女人没有胸。后来他们对我说，我赤身裸体时，



显得高挑、匀称，像一尊雕像；穿上衣服后，看上去又像一个苗条的小姑娘，没人猜得出我的实际身材。我身体的各个部位比例完美——这是我第一次给画家做模特时，他告诉我的。

那位画家是母亲给我找的。虽然母亲是做衬衣的裁缝，但婚前是一名模特。有一天，一个画家找她做几件衬衣，这让她想起了她以前的行当，便提议我给他当模特。第一次去他的画室时，我竭力表明自个儿能去，母亲却执意陪着我。我觉得很害臊，倒不是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当着男人的面脱衣服，而是因为我能猜到母亲为了说服他雇用我会说些什么。果然，她帮我从下往上褪掉衣服，让我一丝不挂地站在屋子中央之后，便兴奋地对那位画家说：“你瞧瞧这乳房，这屁股！再看看她的腿！你上哪儿能找到这么美的大腿、乳房和屁股呀？”她一边说，还一边不停地对我指指戳戳，就像集市上的小贩指着自已养的动物说服人家购买。画家笑了，我更难为情了。因为是冬天，我觉得很冷。但我知道母亲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对我的美貌感到自豪。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要是长得美，那全都是她的功劳。那位画家好像也能理解她的心情，笑了起来，这笑不是别有用心的，而是带着发自内心的友善。这让我放了心。我克服了自己的胆怯，踮着脚尖走到炉子旁取暖。

这位画家四十岁左右，身材粗壮，乐呵呵的，人很随和。我觉得他在看着我的时候不像是在看一件东西，没有欲望，这让我觉得自在。后来，他和我熟悉了，总是对我毕恭毕敬，充满友善。他把我当成一个人，不再是一样东西。我很快就被他吸引住了。我甚至可能出于纯粹的感激而爱上他，仅仅是因为他对我很友好，很慈爱。可他从来没有放任过自己，总是表现





得像个画家，而不是个男人。所以，我们的关系就像我第一天给他当模特一样，一直是正当的、带有一定距离的。

在母亲对我的赞美告一段落后，画家一言不发地走到堆着一擦纸的椅子旁。他浏览了一遍，从中抽出一张彩画给母亲：

“这是你女儿。”他轻声说。我从炉子旁走过来看那幅画：一个裸体的女人躺在一张铺着华贵纺织品的床上。床后挂着一幅天鹅绒窗帘，窗帘的褶皱里有两个胖娃娃，像小天使一样飘在空中。那个女人和我确实很像。可是，就算她什么也没穿，从那些纺织品的质地和她手指上戴的戒指也能清楚地判断出她肯定是一位王后，或者是位贵妇，而我只是个普通姑娘。起初母亲没弄明白，只是错愕地盯着那幅画。随后，她好像突然发现了相似之处：“简直一模一样！这就是阿德里亚娜！你知道我说得没错吧？这个女人是谁呀？”她兴奋地惊呼。

“是达娜厄^①。”画家微笑着说。

“哪个达娜厄？”

“达娜厄——一个非基督教的女神。”

母亲有点不知所措了，她本想听到一个真实人物的名字。为了掩饰她的难堪，她开始对我解释说，我应该按照画家的要求去做——要像画里的女人一样躺着，站着，或者坐着，在他作画的时候一动不动。他笑着说母亲在这方面懂得比他还要多。母亲的话匣子立刻就打开了。她说当年全罗马都知道她是最漂亮的模特之一，说她结了婚放弃原来的职业，把自己给害了。与此同时，画家让我躺到画室另一头的沙发上，摆出一个姿势，按他的要求我把胳膊和腿摆好位置。他做这些的时候，

①达娜厄：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阿尔戈斯国王阿克里西俄斯之女，珀耳修斯之母。被父亲监禁在铜塔中，宙斯化作金雨与其相会，后生下珀耳修斯。





既举止得体又细心体贴，动作轻柔，几乎没有碰我，仿佛已经看到他要画的姿势。接着，他也不管母亲还在喋喋不休，就开始在画架的白色油画布上勾勒最初的轮廓。母亲注意到了他没有听她说话，因为他已经全神贯注地投入作画了。

“我女儿让你画一个小时，你准备付多少钱？”她问。

画家没有从画布上抬眼，只是说了一个数字。母亲捡起我放在椅子上的衣服扔给了我。

“走啦！穿上衣服，我们最好现在就走。”她对我说。

“这算怎么回事？”画家停下手里的工作吃惊地问。

“没什么。”母亲装出很焦急的样子答道，“走啦，阿德里亚娜——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可是，听我说。”画家说，“你要是肯让步的话，开个价。你这么做算什么意思？”

接着，母亲开始大吵大闹，扯着最大的嗓门吼着说他疯了头，给我这么点钱打发我。又说我可不是那种没人要的模式，我才十六岁，是头一回当模特。母亲要是想得到什么，总是大喊大叫，装出怒不可遏的样子。其实她根本就不是真生气，我对她再了解不过了，知道她实际上心静如水。可她就像集市上卖东西的女人，买主给价太低，她就破口大骂。她尤其爱对彬彬有礼的人大声吆喝，因为她知道他们讲礼貌，总会屈服于她。

事实上，这位画家最后也让步了。母亲大喊大叫的时候，他一直保持微笑，一只手还不时地打着手势，像要说些什么。最后，母亲停下来喘了口气。他又问她想要多少钱，可她不肯直说。“我想知道，你给我看的那幅画上的模特从画家手里得到了多少报酬！”她出乎意料地喊道。





画家笑了起来：“那和这个有什么关系？那是在过去，他可能只是给了她一瓶葡萄酒或者一双手套。”

听到这话，母亲就与此前听说那张画上画的是达娜厄一样感到失望。对此，画家心里偷着乐——当然他没有任何恶意，不过她并没有意识到。她又开始大声嚷嚷，又是骂他小气，又是夸我漂亮。然后，她突然装着平静下来，告诉他她想要多少钱。画家争执了一会儿，最后他们成交了，这笔钱只比母亲的要价低一点点。画家走到桌子前，拉开抽屉，付钱给她。她接住钱，看上去高兴万分，又叮嘱了我一番就走了。画家关上门，回到画架前，对我说：

“你母亲总是大吵大闹吗？”

“妈妈很爱我。”我答道。

“她给我的印象是她最爱钱。”他轻声说着，继续作画。

“不，不，你说得不对。”我热烈地说，“她最爱我了，可是她觉得我生在穷人家对不住我，她想让我过上好日子。”

我之所以把这件事详细地说给画家听，首先是因为今天是我头一天开始工作，尽管后来我选择了另外的职业；其次是因为母亲在这种场合的所做所为印证了她的个性和她对我的爱。

一个小时的作画时间结束后，我去一家咖啡馆和母亲会合，她之前说让我在那儿找她。她问我情况怎样，还让我把那位画家和我作画过程中说的话一字不差地讲给她听（他是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最后她告诫我要当心，这个画家可能没有不良动机，但是很多人雇佣模特都是想让她们当自己的情妇。我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拒绝他们的示爱。“他们都是穷光蛋。”母亲说，“你别指望能从他们身上捞到什么。凭你的长相，你能攀得更高，更高。”





这是母亲第一次这么跟我说话，但是她的口气很决绝，仿佛这些话她已经深思熟虑过一阵子。

“你是什么意思？”我震惊地问。

“那帮家伙满口花言巧语，但是没有钱。像你这样的美丽姑娘应该和绅士交往。”她含糊其词地答道。

“什么绅士？我一个绅士也不认识！”

她看着我：“你暂时可以当模特，”她更加含糊其词地说，“然后我们走着看——有了一出就会有另一出。”她脸上若有所思、贪婪的神情让我觉得惊慌，当时我并没再问下去。

不过，无论如何，母亲的告诫都没有必要，因为我年纪虽轻，却很持重。在认识了这位画家之后，我又见了其他几位，不久就在画家圈子里出了名。说实话，他们通常都言行得体、毕恭毕敬。虽然不止一个人向我吐露过爱意，但都被我断然拒绝了。很快我就博得了拒人千里、自命清高的名声。我已经说过大多数画家基本上都是毕恭毕敬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向我示爱，而是依我作画。他们对模特、对我的裸体已经习以为常，哪怕我的身体是年轻、发育良好的，他们的感觉也和医生无异。反倒是画家的朋友们常常让我觉得难为情。他们一推门进来，就同画家闲聊起来。可我很快就注意到，虽然他们竭力表现得无动于衷，还是无法从我的身上移开视线。有些人非常无耻，他们会在画室里绕来绕去，以便从各个角度把我看个够。他们的目光以及母亲的闪烁其词触动了我身上每一个卖弄风情的细胞，既让我意识到我的美貌，又让我看到从这份美貌中可能得到的好处。最后，我不仅习惯了他们的失礼，而且，过了一阵子，当看到那些来访者变得很兴奋我就忍不住感到高兴；要是他们对我感兴趣，我反而会很失望。于





是，不知不觉中，我的虚荣心让我想到，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利用我的美貌改善自身的处境，正如母亲所说的那样。

然而，当时我的主要目标是结婚。我的感官还处于休眠状态，在我摆姿势时注视我的男人们除了激起我的虚荣心外，再没有其他感觉了。我常常把挣来的钱全交给母亲。不供人画画的时候，我就和母亲待在家，帮她裁剪缝制衬衣。自从我的父亲——一名铁路职员去世后，这是我们唯一的谋生途径。我们住在一幢长长的、低矮的楼房二楼的一间小公寓里，这栋楼房是五十年前专为铁路员工修建的。楼房坐落在一条郊外的大街上，夹道的法国梧桐浓荫喜人。另一边也是一排房子，和我们住的一模一样，两层楼，正面是砖砌墙，没有任何拉毛粉饰，十二扇窗户，中间有一扇门；另一边是护城墙，当时还完好无损，层层叠叠地向远处延伸，淹没在浓密的草木丛中。

城墙上有一座城门，离我们家不远。在这座城门的附近，沿着城墙内侧，是被围起来的月亮公园。这是一座娱乐公园，园内的灯光和音乐给夏日时光带来了生机。透过我家的窗子朝侧面看，能看到彩灯上的花饰，插满了旗子的各种货摊，梧桐树下的入口处围着拥挤的人群。音乐声也能听得十分真切。我经常在夜里半寐半醒地听着音乐，眼睛睁得大大的。这乐声好像来自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所在的房间黑暗而促狭，更加深了这种感觉。整座城市的人好像都聚集在月亮公园，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渴望走下床，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我没有动。音乐彻夜不休地发出刺耳的声响，让我有种清晰的失落感——仿佛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所酿成的后果。有时听着音乐，我甚至哭了起来，被遗忘的感觉太痛苦了。那时的我很多愁善感，任何一件小事——朋友的冷



落，母亲的责备，电影里一个感人的镜头——都会让我泪水盈眶。倘若在我小时候，母亲没有阻止我去月亮公园，或参加任何娱乐活动，也许我不会意识到有一个禁止入内的欢乐世界。但是她的寡妇身份，她的贫穷处境，尤其是命运拒绝她享受乐趣，让她心怀敌意，凡此种种都使她不准我去月亮公园或其他任何娱乐场所。直到多年后，我已经长大成人，性格也已定型，她才让我去。我一直有一个疑心，这个疑心伴随我的一生，那就是我被排斥在一个光明璀璨的欢乐世界之外，即使在我确信自己很幸福的时候也无法摆脱。这个疑心，十有八九归因于此。

我刚才说过，那时的我只想结婚，我也说得这个想法是怎样在我的脑海中生根的。从我们家所在的郊区马街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一个较为繁荣的小区。那里有许多花园环绕的小房子，不像我们所居住的那种狭长低矮的铁路职工楼，看上去像一溜儿灰扑扑、破烂不堪的旧车厢。它们并不是豪宅——住在里面的无非是些职员和店主——但是和我们肮脏污秽的楼房比起来，它们象征着更轻松、愉快的生活。首先，每栋房子都是不同的；其次，房子没有裂缝，没有斑驳变色，刷的石灰没有剥离脱落，不像我们的住房，看上去就像是房主完全视而不见地将它们长期遗忘了；最后，房子周围环绕着窄窄的、繁花盛开的园圃，给人一种独自占有、不愿与人分享的温馨感觉，也与混乱喧嚣的街道产生了疏离感。与之相反，在我住的楼房里，街道是无孔不入的：它一直延伸到像仓库一样的大厅里，伸向宽阔、空荡而肮脏的楼梯间，甚至直抵房间里。屋里随意摆放的家具摇摇晃晃的，让人想起旧货店，在那里，类似的货色就摆放在人行道上贱价出售。





一个夏夜，我和母亲一起散步时，透过其中一所小别墅的窗户，我看到了一幕家庭场景。那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好像和我心目中正常体面的生活完全吻合。那是一个干净的小房间，贴着印花壁纸，摆放着餐边柜，餐桌正上方吊着一盏灯，桌上摆好了饭菜。五六个人围坐在餐桌旁，其中有三个孩子，年龄在八到十岁。桌子中央放着一盏盛汤的盖碗，母亲起身为大家盛上汤。说来奇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间的吊灯，更确切地说，是在灯光的辉映下，一切都显得极其宁静而自然。后来，我在脑海里回忆这一幕的时候，我就明确地告诉自己，要立志以后住上那样的房子，拥有那样的家庭，生活在那样的灯光下，那灯光好像显现出无穷无尽、确信无疑而始终如一的浓情蜜意。不过我当时的处境也必须考虑在内。我是在铁路职工楼里出生的，我对那幢小别墅的印象和住在小别墅里的人对位于市区豪华地段的、更为富丽堂皇的宅邸的印象无异。一个人的天堂是另一个人的地狱。

但是，母亲对我的未来制订了详尽的计划。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计划把我最想得到的东西完全排除在外。母亲坚信凭借我的美貌，我可以取得任何成功，但不是像其他人那样成为一个有家室的已婚妇女。我们极其贫穷，她把我的美貌当成了我们唯一可用的资产，而且，从资产的意义而言，它既属于我，也属于她。撇开其他原因不说，是她把我生出来的。我应该听从她的指令利用这笔资产——不管是怎么个利用法——以此来改善我们的处境。也许这一整套方案主要是缺乏想象力所致。在我们这样的处境中，她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利用我的美貌。想到了这个点子，她就不再往深处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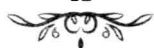
当时，我对母亲的计划了解得并不充分。不过即便到了后





来，我已经非常清楚了，我也从来没问过她既然有这些想法，为什么会潦倒至此成为一个铁路职工的妻子。我从种种迹象得知，母亲落魄的根源是我。她是出于意外，心不甘情不愿地生下我的。也就是说，母亲是意外怀孕的，她不敢做流产（她后来说应该做了才对），被迫嫁给了父亲，接受了这样的婚姻带来的一切后果。一提到我的诞生，她常说，“你是我的祸根”。这话一度让我伤心，也说得不清不楚，直到后来我才完全理解了它的含义。那话的意思是：“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嫁给那个人，现在我也有自己的车了。”显然，因为她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所以她并不想要这个女儿，一个比自己还漂亮得多的女儿，将来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招致同样的命运。如今，站在另一个角度看，我还真忍不下心说她不对。对母亲而言，家庭意味着贫穷、奴役，即便是为数不多、不常有的一点乐趣也随着丈夫的去世戛然而止。很自然地，她认为体面的家庭生活是一场巨大的灾祸。于是她始终保持警惕，不让我被同样的幻想所迷惑，因为正是这些幻想导致了她的落寞。

母亲以她自己的方式深爱着我。比如，我一开始出入于各个画室之间，她就给我做了一件两件套的衬衣加外套和一条裙子。其实，我倒想要几件内衣。每次我脱衣服时就会露出破旧、劣质，往往也不怎么干净的内衣，我觉得很丢人。可是母亲说，里面穿得再破烂也不要紧，关键是看上去要像样儿。她挑了两匹廉价的布，颜色和花样都很艳丽，亲自给我做裙子。不过她是做衬衣的，从来没做过裙子，两套做得都不合身。我记得那条连衣裙前面垂得太低露出了胸，我总是要用针别住；两件套中的外套太短太紧，胸部和臀部裹得紧紧的，袖子都盖不住手腕；衬衣却太宽松了，前面打着褶。可我觉得这些衣服





很美，因为在此之前我穿得更糟糕——穿着宽松衬衫，露出大腿的短裙和露肉的小披肩。母亲还给我买了两双长丝袜：以前我一直都穿短袜，露着膝盖。这些礼物让我心中充满了喜悦和骄傲。我对它们百看不厌，百思不倦，常常有意地在街上走来走去，昂首挺胸，好像我穿的是由高级女装设计师制作的无价美衣，而不是低劣的破衣烂衫。

母亲一直在思量我的未来，很快她就对我的模特职业感到不满了。在她看来，我的收入太少；另外，那些画家和他们的朋友们都很穷，在他们的画室里结交有用朋友的希望太渺茫了。母亲突发奇想，觉得我能当一名舞蹈演员。她的脑子里总是装满了雄心勃勃的想法，而我呢，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只想有个丈夫，生几个孩子，过上安稳日子。她之所以想到跳舞是因为一家综艺剧团——在两场电影播放中间穿插演出的创办人——在她那儿定做了几件衬衣。她觉得跳舞本身不会很赚钱，但是正如她经常所说的那样：“有了一出就会有另一出。登台亮相总有机会遇上几位绅士。”

有一天，母亲说她和这位剧团老板谈过了，对方让她把我带去瞧瞧。一天早晨，我们去了他和整个剧团演员入住的宾馆。我记得那是一家富丽堂皇、年代久远的大宾馆，就在车站附近。时近中午，走廊里依然很昏暗。空气中弥漫着百余间客房里人们酣眠的气息，令人屏息凝神。我们穿过了几道走廊，最后来到一个阴暗的前厅，有三个女孩和一名乐师在寥寥的灯光下演练，仿佛置身于舞台。一架钢琴塞在浴室的毛玻璃窗户旁的一个角落里，对面的角落里则堆着一大堆肮脏的床单。乐师是一位衰弱的老人，他正凭记忆弹奏着，像是跑了神或是在打瞌睡。三名舞女很年轻，她们脱了外套，只穿着裙子站着，





裸露着胸脯和胳膊。她们相互搂着腰，乐师弹起一支曲子时，她们便朝着那堆脏床单舞去，腿踢得高高的，先甩到右，再甩到左，最后转过身，扭摆着臀部，做出挑逗的动作。她们的舞蹈在这样黯淡、污秽的场景中，产生了极其不和谐的效果。我注视着她们怎样合着节拍，用脚在地板上踏出单调而沉重的响声，我的心都停止了跳动。我知道我的腿修长结实，可是没有跳舞的天分。我已经和两位女友在我们社区的一家舞蹈学院上了几节舞蹈课。刚上几节课，她俩就像经验丰富的舞女一样，知道怎样跟着拍子踢腿摆臀，可是我只能在地上拖拖拉拉，仿佛我从腰往下都是铅做的。我似乎和其他女孩长得不一样，我身上像是有某种笨重得连音乐也驱除不掉的东西。另外，几次跳舞时，我一感觉到有只胳膊揽着我的腰就觉得懒洋洋的，有点忘乎所以。我只是拖着腿挪动，而不是舞动。那位画家也曾对我说，“阿德里亚娜，你应该早出生四个世纪！那时的女人长得和你一样。现在流行的是瘦美人，你过时了。四五年后你就变成朱诺^①了”。不过他说错了，五年后的今天，我并不比从前更胖，也没有变得像朱诺一样高大雍容。但是他说得对，如今是瘦女人的天下，我不合时宜。我为自己的笨拙感到沮丧，要是能变得苗条，能像其他女孩一样跳舞，我愿意付出一切。可是，就算吃得再少，我还是像雕像一样健壮，跳舞时跟不上现代音乐那快速急促的节奏。

我对母亲和盘托出一切，因为我知道和综艺剧团老板的面谈只会一败涂地。一想到被拒绝我就觉得很丢脸。可是母亲立刻就嚷嚷起来，说我比那帮在舞台上卖弄的丑姑娘们漂亮

^①朱诺：罗马神话中的神后，主神朱庇特的妻子，司婚姻、生育和女性之神。其形象高贵端庄，健硕丰腴。

